

为你而生

マトゥナ・ヴェルデ

[日] 海堂尊
形 彪 著
译

妈妈，能为我生个孩子吗？
我想借用一下妈妈的子宫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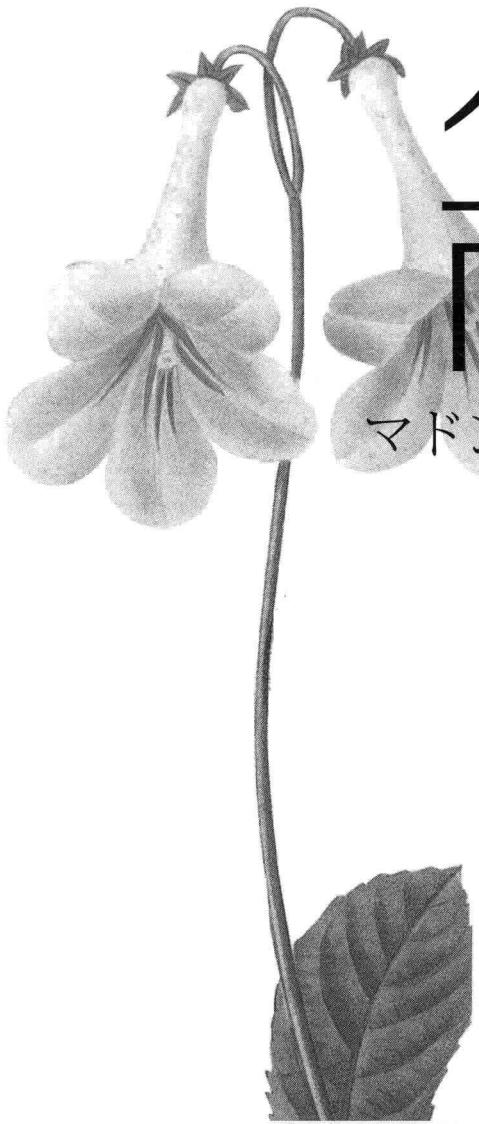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東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为你
而生

マドンナ・ヴェルデ

〔日〕 海堂尊 著
彤 彪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你而生 / (日) 海堂尊 著; 彤影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60-6881-9

I. ①为… II. ①海… ②彤…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3684 号

Madonna Verde

by Takeru Kaido

Copyright © 2010 by Takeru Kaid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Orient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Hanhe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北京汉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1621 号

为你而生

(WEINI ERSHENG)

作 者: [日] 海堂尊

译 者: 彤 影

责任编辑: 姬 利 王丽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8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881-9

定 价: 32.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目

录

- 第一章 菊花开**
晚秋·寒露二候 \ 002
- 第二章 枫萼黄**
晚秋·霜降三候 \ 030
- 第三章 虹藏不见**
初冬·小雪初候 \ 052
- 第四章 雪下出麦**
仲冬·冬至三候 \ 076
- 第五章 东风解冻**
初春·立春初候 \ 094
- 第六章 菜虫化蝶**
仲春·惊蛰三候 \ 118
- 第七章 牡丹花**
晚春·谷雨三候 \ 138
- 第八章 腐草为萤**
仲夏·芒种二候 \ 162

第九章 半夏生

仲夏 · 夏至三候 \ 182

第十章 凉风至

初秋 · 立秋初候 \ 212

第十一章 寒蝉鸣

初秋 · 立秋二候 \ 232

第十二章 玄鸟去

仲秋 · 白露三候 \ 250

第一章

菊花开

晚秋·寒露二候

百无聊赖时，消磨时光的最好方法就是沉湎于回忆之中。对翠来说，最美好的回忆便是翻看相册。三十年前，她买下这栋房子之后，就开始把照片收藏在相册之中，如今，已经集有三大本了。这时，她打开一本相册，目光停留在贴在第一页的那张“全家福”照片上。那是搬入新居前，一家人来参观房子时拍下的。当时，有翠，有她的丈夫山咲贵久以及刚出生的女儿理惠，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这种温暖的场面被永远定格在深褐色的相框里，就连放在公寓正门口那块刻着公寓名称的门牌也被收入其中。

看着这张照片，往事历历浮现，恍如昨日发生的一般——丈夫山咲贵久支起三脚架，把刚买的相机架上去，然后将快门设置成自动模式，就在快门即将闪动的瞬间，他一个箭步跑了进来。想到此，翠忍俊不禁，宛然一笑。没想到，一家人的回忆，就是从这张小照片开始的。

公寓叫 Maison de Madonna，名字听起来有点土气。不过，翠一结婚就住在此处，已经习惯了，故土难移，所以至今没有搬家的打算。Maison de Madonna 建于昭和四十年代中期，是最早建成的、最正统的居家公寓之一。当时，正值昭和时期经济刚刚起步、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并步入小康生活的阶段。公寓落成的五年之后，翠一家买下了这套住宅。对于如今已经五十五岁的翠来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之后，日本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全国各地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市民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许多人都有了新住房。不过，由于过快的城市化，很多住宅的建造急于求成，造成了质量的毫无保证——不是混凝土中掺入大量的海沙，就是钢筋数量不够；或是梁柱的实际数量比设计图中少得多，或是内部装修质量远不如样板房。终于，昭和五十年代中期在宫城县近海发生的那场地震，使得这些豆腐渣工程的真相一一暴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在舆论的一片谴责声中，政府出台了具体的抗震设计规范。而这幢十年前的老房子是属于规范出台之前建的，今天看来，资产价值并不高。

翠合上相册，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玻璃窗——清晨湿冷的空气扑面而来，翠赶紧拿起挂在椅背上的披肩，披在身上，向阳台走去。

翠喜欢穿宽松的衣服，因为这样可以遮住她微微发福的体型。而且，她偏爱中间色，尤其喜欢嫩草色，不仅颜色好看，名字也好听。

她披上手感轻滑的披肩，倚窗远眺。由于披肩与衣服搭配得协调，乍一看，宛如一名异国女子在眺望远处的沙漠。

正前方是樱宫丘陵，丘陵上耸立着一排白色的建筑物，那就是东城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她的独生女理惠曾经在那所大学里攻读医学。

远处打木桩的声响断断续续传来，似有若无。

向右望去，能清晰看见附属医院旁边一栋大楼正在拔地而起。据说这是医院新扩建的病房大楼，大概明年竣工。这几年，虽然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出现了不少医患纠纷，但从大规模扩建这一事实来看，当地居民对这家医院还是寄予厚望的。

她的目光从樱宫丘陵移到左边，只见细长的白塔在海岸线上渐次排列，海岸线与防风林带的松树林形成浑然一体。这一带，是东城大学海洋研究所的所在地。该所所长因用“深海七千米”的深潜器发现了一种日本罕见的新型“海鞘”（ASCIDEAN）而声名大振。缘于此，樱宫海洋馆内还专门修建了一个“深海馆”。

目睹此景，翠不禁浮想联翩，想起理惠还在念小学时，在她的央求下，自己一有空就带她去“深海馆”参观。当时，表面一片繁荣的日本经济已经泡沫涌动，有了一系列在现在看来很愚蠢但当时人们却引以为豪的“不朽”业绩。

樱宫海洋馆和“深海馆”曾是樱宫市盛极一时的景点，不过，在阳台上根本看不到，它们在视线之外。去年年底，樱桃购物步行街在此开张后，海洋馆似乎黯然失色，但是步行街的经营并没有出现繁华的景象，实在无法与其他购物中心的旺盛人气相提并论。樱宫车站旁的购物街上，半数以上的商店已关门歇业，若再度易手开张，想必同样会难以为继。

翠的父母曾为她在这一地区买了块地皮，如今已变成了停车场，乍看起来，跟杂草丛生的荒地并无区别。目前，她已经把这块地卖了，签了合同之后，她倍感轻松，也就不再为此牵肠挂肚了。当以前的同事问及出售这块地皮的价格时，她深切体会到自己当时果断出手是多么的明智。

樱宫市的街道看似毫无变化，实际上却像蜗牛爬动那样——一边在厚厚的紫阳花叶上留下银白色的痕迹，一边慢慢地移动——也在悄悄改变着。

理惠小时候一感冒发烧就会送进樱宫市立医院。去年，那家医院发生了一场大火，毁于一旦。以前从阳台上一端探出身子就能远远看到的独具匠心的蜗牛形状的建筑轮廓，如今却恍如隔世，不见踪影了。

站在Maison de Madonna最顶层的阳台上眺望樱宫市景，是翠每天清晨的必修课。只有在此时，她才能深切地感受到眼前的一切在不断变化着，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

翠深深吐出一口气。哈气立刻变成了白色的雾，她感到有些冷，抱紧了双臂。

于是，她赶紧回到房间，随手把玻璃门“砰”地关上了。

自昭和初期起，翠的娘家便在樱宫市经营一家文具批发商店。翠是独生女，但她的父母认为即使女孩子也应该了解社会，经受磨炼，所以，翠从短期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二十二岁时，与其他普通的女孩子一样，她在舅母的介绍下与山咲贵久相亲。当时，山咲贵久在东城大

学的理论物理学研究所做助教，据他的上司曾根崎教授介绍，在所有年轻的助教当中，山咲贵久是最有发展前途的。

由于曾根崎教授也是他们婚姻的介绍人，他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就不得而知了。

父亲拿起翠相亲对象的照片，一边看一边嘟哝道：

“简直太没男人气了！我看将来成不了大事！”

听到这话，翠的母亲立刻反驳道：

“他这样的男人才让我们放心啊。女儿也老大不小了，再不嫁就成老姑娘了，只要对方人品好就趁早嫁了吧！”

尽管父亲对未来的女婿不满意，但听得出母亲话中有话——是暗指他曾经有过婚外情，致使家境衰落。因此，父亲就没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翠坐在父母身边，静静地听着他们对山咲贵久的评价，仿佛在观看一场热闹的舞台剧，只不过台词尤为激烈罢了。在翠看来，结婚不关己事，只要父母意见统一，自己怎样都行。

就这样，翠结了婚。

丈夫山咲贵久淡泊名利，光听理论物理学这个名字，就知道他的工作跟赚钱毫无关系。这些，连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翠也能够想象得到。事实的确如此，他们的婚后生活确实不宽裕，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翠的娘家经商，家境殷实，翠童年的时候，想要什么父母都能满足她。她周围的同学对此羡慕不已，但翠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炫耀的。

无争无欲的翠和淡泊名利的丈夫山咲贵久就像过家家似的结成了夫妻。但翠的父母却为他们今后的生计担忧，于是，他们在市区的黄金地段买下了这一小块地皮，作为新婚礼物送给

他们。

结婚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贵久给女儿取名理惠，是希望她日后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理想。于翠而言，理想这种东西可有可无。对于名字，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她对于女儿名字的由来和含义之类漠不关心。不过，不知为何，当她得知挂在女儿手臂上的那个毛绒动物也有了名字之后，似乎松了一口气。

翠的父母对外孙女的出生倍感兴奋，他们打算在那块地皮上建造一所房子，作为庆祝。在当时，拥有带院子的房子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不过，比起独门独户，翠更喜欢公寓。对于她来说，打扫院子实在是一件颇为麻烦的事情。父亲虽然对此深表遗憾，但鉴于女儿固执己见，只得勉强放弃自建房子的计划，打算从新建的几处公寓中挑一套买下。而身处房地产行业的翠，清楚地知道那几处公寓属于豆腐渣工程，隐患较大，便制止了父亲的这一想法。正在此时，翠发现了正在销售的Maison de Madonna 公寓，于是她怦然心动了，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住房。

于是，翠立刻行动，通过她在房地产领域的人脉关系，以合适的价位买下了这套心仪的住房。

没想到，他们刚搬进Maison de Madonna 不足三个月，丈夫山咲贵久就突发脑出血猝然去世了。那时，他刚被评为副教授不久。而且，再过一个月女儿理惠就要迎来两岁的生日，翠自己也才三十一岁。

很多朋友前来吊唁。直到此时，翠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有很多朋友。与之相比，贵久那边的朋友则少得可怜，前来吊

唁的人除了物理学研究所的同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翠忙于招呼这些熟识的吊唁者，却不怎么觉得悲伤。她在学生时代每次跟同学谈及死亡这个话题时，总觉得自己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而今，那种念头再次闪现在翠的脑海里了。

“哎，还是这样啊。”她感到不可思议。

大家为何如此偏执？为何如此偏执地认为这个世界是永恒不变的呢？而翠恰恰相反，她深切地体会到了世界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她将这个道理奉为圭臬。因此，她坚持认为丈夫贵久不过在自己身边逗留了一段时间而已，而今，他正健康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呢。

翠不能耽于悲伤之中，她还要照顾刚刚失去父亲的女儿。

这时，电饭锅“叮”地响了一声，显示饭已煮好。之前，翠一直使用燃气饭煲，后来女儿大学毕业去了东京，便把宿舍里的电饭锅留在家里。其实，翠不太会用这些新式的厨具，也不会主动购置新的家用电器。不过，自从用了电饭锅之后，她觉得非常方便，以至一直使用至今。

即使没有新厨具，生活也会照样继续下去。这种便利给她带来了更多的闲暇，而这些闲暇时光又如白驹过隙一般从她身旁白白地流逝。

翠回到厨房，继续做饭。

她将萝卜切成长条状放进即将沸腾的锅里，然后，把风干的鲣鱼来回削几遍后，用细细的手指捏成薄薄的鲣鱼片撒进汤中，鲣鱼片在汤里立刻漂散开来。接着，她在小碗中拌了一点黄酱倒入锅中。就在这时，汤沸腾了，而黄酱化开之后，便慢

慢扩散到整个锅中。

她把大葱横向切开放入锅中，待酱汤一开锅就立刻熄了火。

翠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品味着干制鲤鱼和黄酱特有的香味。然后，从冰箱里取出紫苏腌茄子，熟练地切好放进白色的小碗中。

此时，玄关处门铃响了。

翠通过可视门禁系统看清来人之后，快步向玄关跑去，慌忙中，拖鞋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这时，门镜猫眼里露出一张纤瘦皎洁的脸庞。

“我回来了，好饿啊！”

“这孩子，还是老样子！一年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哪有一到家就说饿的啊！”

翠摘下锁链打开门，一位姑娘亭亭玉立地站在门口。她体态轻盈，长发披肩，扎着发髻。她就是翠的女儿理惠——东京帝华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医生。只见她衣着简单明快，上身穿着无任何装饰的衬衫，下身穿黑色长裤。这身搭配干练的装束，凸显了她端正的五官。

翠微笑着将她迎进门。

理惠的嘴凑近汤碗，汲了一口大酱汤，然后端起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米饭，感叹道：

“还是妈妈做的饭好吃啊！”

“你每天有没有按时吃早饭？”

理惠耸耸肩：

“哎，一忙就忘了。其实，我总是想要是妈妈在的话，肯定每天都为我做早餐，那多好啊。”

“要不，搬回来住吧？”

听到这句话，理惠立即摇摇头，笑着说：

“当然不行啦！”

“你去东京，不就是因为伸一郎在帝华大学吗？可是，你到了那里，伸一郎却又到美国去了，还是没有团聚，你还有必要留在东京吗？”

“不过，我在东京都快十年了，所有的人脉关系都在那里，怎么能轻易离开呢？”

“帝华大学真的就那么有魅力吗？再说了，一个女孩子，干嘛非要出人头地不可呢？”

“怎么会呢！现在跟妈妈您那个时候可不一样。”

理惠缩了下肩，继续说道：

“确实挺艰难的。不管怎么说，帝华大学可是日本最好的大学啊！那里的竞争比其他大学都要激烈。”

“现在妇产科医生也不好做。前几天，听说一名孕妇难产死了，被认定是医疗事故，主治医生也被逮捕了。理惠，你可要小心啊。”

理惠顿时面露不悦，说话的语气也变得严厉起来：

“北海道发生那个事故纯属误判。个体差异造成的医疗效果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即便是神医也不能包治百病，事故时有发生。若是把医疗事故都定为犯罪，那谁还敢做医生啊？我们医院有位副教授就在新闻节目上公开表示过反对，同时，妇产科学会也发表了抗议声明。其实，被捕的那位医生曾

为当地的医疗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自他被捕之后，极北市医院的医护人员都人心惶惶，医院也岌岌可危了。”

“可是，原本应该顺利出生的婴儿不但没能生下来，连母亲也没了。无论是谁，遇到了这种事都会生气啊！”

理惠沉默片刻，小声说道：

“这种心情，我们当然能理解，但是他们也不应该满腔怒火全都朝医生发泄啊。”

“虽说如此，但总得有个对象来发泄内心的悲愤和不平衡吧。后来电视新闻报道说市政府调查委员会已承认了误判，事到如今，也无法挽回了。”

听到此话，理惠的目光立刻转向翠：

“还有这样的报道？怎么跟我听的完全不一样啊。”

翠叹了口气。

“唉！管它呢，你这样工作也太辛苦了，赶快回来吧。”

理惠笑了起来：

“在东城大学工作会更辛苦。最近东城大学丑闻不断，若有大学要倒闭的话，东城大学肯定首当其冲。前段日子，真弓还向我直发牢骚呢。”

翠眼神一亮，仿佛想起了什么，说道：

“哦，你说的是副岛吧。你们不是一起办过学习会吗？他现在怎样了？”

“他已是副教授了，在东城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当医生。医院因频频出现医疗事故，便从大学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医院领导对他们颐指气使，呼来喝去，业绩考核十分严格。从这方面看，还是帝华大学好。大家

不都在说吗，即使日本灭亡了，帝华大学也绝不会倒下。”

“这种话怎么能相信呢？再说……”

“世间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对吧？我的通晓事理的妈妈啊……”

被女儿抢了台词后，翠才恍然意识到自己的这句话早已成了口头禅。她刚才站在阳台上所想的，正是这句话。想到此，她不由得苦笑一声。

翠又说：

“别再固执了，还是回来吧。再这样过下去，你怎么要孩子啊？”

女婿伸一郎几年前去了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如今他已成为博弈理论的讲座教授了。而翠的思想观念比较传统，她认为丈夫一旦事业有成妻子就应该辞去工作回家，相夫教子，这才是女人最为幸福的生活方式。为此，她频繁劝女儿回到樱宫市，其真实意图是劝其辞掉妇产科医生的工作，然后，远渡重洋赴美，跟伸一郎生活在一起。

这个话题一直都是母女之间的敏感话题，双方都小心翼翼。每涉及此，理惠便转移话题，顾左右而言他，使得谈话难以继，不欢而散。因此每遇此情景，翠就打心眼里埋怨理惠，但她却一直未放弃自己的努力。今天，两人又触及这一话题了，该如何进行下去呢？翠忐忑不安，底气不足。没想到，女儿理惠却给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

“关于这件事，今天，正想跟妈妈商量一下……”

樱宫市位于首都圈的最外环，但是仍属于上班族的通勤圈